

母亲的才智

■轻 舟



读诗社风云

■周 苡

手握这本淡黄底色洒些红墨点的小集子，已是白露过后，是日得闲好好阅读。

记得那个初阳光灿烂的五月，我有幸参加了南岳诗书画社召开的2020年理事会。会上，年近八旬的旷瑜炎老会长充满激情地说：“南岳诗书画社的创社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了，创办之初的规格很高、名气很大呢！当时，湖南唯有南岳、岳麓和洞庭三诗社，南岳诗社的创办者都是享誉海内的大诗人。第一任社长是羊春秋，副社长是马积高……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承接诗社这一光辉的历史，勇于担起南岳诗书画社不断发展壮大的重任啊！”旷老会长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在座的每一个人，闪烁着光芒又充满了力量。

真没想到，南岳诗书画社还有这么大的来头；没想到，手中的这本《衡岳风骚》竟如此沉甸甸；没想到，我们肩负着如此重大的使命。

读中师时，教古汉语学的老师颇为自豪地向我们介绍：“我手中这本《中国古代文学史》啊，就是古代文学史专家、湖南师范大学马积高教授编写的，他可是我们衡阳人啊！”那仰慕之情溢于言表，所以至今还记忆犹新。

现在的南岳衡山大牌坊上还有马教授撰写的楹联两首：“天下数名山五岳之中称独秀，人文传太古六朝而后见多姿。”“北望神州擎天四岳皆吾友，南来胜景播誉千秋是此山。”每次从牌坊经过，总会仰望名家所题的楹联，为生活在“文明奥区”而倍感自豪。

翻开目录，此辑分为“骚坛盛事”“五岳独秀”“神州揽胜”“盛世歌吟”“潇湘采风”“先烈缅怀”“湖海唱酬”“遣兴抒怀”“访古怀旧”“文革纪事”等十个栏目，选录了海内外诗友两百多首诗词。其中诗词最多的是“骚坛盛事”“五岳独秀”两个栏目，多是诗社成立的唱和及畅游南岳的抒怀之作，众诗友欣然赋笔，豪气冲天。

96版《南岳志》上记载，“1983年8月26日至29日，在南岳山庄召开了南岳诗社成立大会，同时举行了一次大的金秋笔会。这次与会者近200人。广东的广州诗社、荔苑诗社，省内岳阳市的洞庭诗社、长沙岳麓诗社都派了代表前来祝贺。海外新加坡南洋大学名誉校长、书法家潘受老人，寄赠了手写的贺诗中堂一幅。国内许多知名书画家李可染、黎雄才、钱君匋、赵朴初等，或寄赠作品，或题赠屏联、对联……这次笔会与与会者共作诗300余首，作画近100幅。”

随手翻开一页，竟竟有日本诗人石川岳堂和石川忠久的诗作。石川岳堂慕名来岳，参加了当年南岳诗社的金秋笔会，

并直抒胸怀：“良夜更逢风雅会，两邦友谊豁心胸。”

序言是马教授亲自撰写的。开篇便直陈历史、直面现实：“然三唐两宋，先被千古；而四水三湘，罕见名家。惟楚多材，斯有愧矣。”读到此处，我不禁忆起再次粗略翻阅《南岳衡山古今诗词集成》时，发现该书收录的从汉朝以来至现代撰写的南岳诗词二万余首，汉代只有一首，晋朝三首，南北朝六首，隋朝一首，自唐代以后诗词数量逐渐增多，至清代最胜。确如马教授所言“而四水三湘，罕见名家，”让人汗颜。

接着，他深入分析了原因，并直陈现状：“至于现代，斯文益昌。然作者如林，小说独著。文尚语体，诗贵自由，唐音宋调，日就湮沉。顾瞻城外，殊有惭色。”从而，提出了他们在南岳创社的初衷：“希邨下之遗风，美月泉之韵事。于是招邀新故，结社南岳。标屈子之芳躅，扬二王之余烈。遣怀叙志，当盛世之鼓吹；激浊扬清，比野人之芹献。”其实在南岳诗社成立一周年时，马教授也曾以诗明志：“诗律久废弛，我友常痛之。结社南岳巖，永咏干云霓。”可见，他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片赤诚。

正如白居易所言：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诗歌合为事而作”。

姜书阁、傅白芦、羊春秋、马积高、王晨牧、谭雪纯、胡遐之、康华楚等一大批湖湘文人贤士结社而起，壮抒激烈。他们对中兴古典诗词的强烈使命感，对南岳衡山真挚的故乡情，怎能不令人动容？

第一任社长羊春秋是湘潭大学教授、著名文史学家、诗人、韵文学专家、中国当代散曲界的旗手。在衡阳迎春诗会上，他激动地写道：“又见人家腊酒黄，迎春总为觅诗忙。”1984年5月，他在诗社组织的采风活动中，看到衡山政通人和、物阜民康，思潮起伏、感慨万端，写下了“矮墙高槛小溪斜，帘幕低垂笑语哗”“绿树红墙隐翠微，谁家翁媼醉扶归”等竹枝词数首……

南岳新春诗书画雅集、诗社金秋笔会、衡阳迎春诗会、名山揽胜等诗文会友的盛况，一时独领湖湘诗坛风骚。读着，咀嚼着，眼前浮现出一幅兰亭雅集、曲水流觞的盛世画卷，令人畅往不已。

“文公默祷开云句，杜老飘流望岳诗。赖有余音传今日，南中风雅共扶持。(胡遐之)”读着读着，不觉天色已晚。然而当时众诗友为结社而作的豪情壮语，仍久久回荡在脑海。忽而忆起，新任诗社秘书长李静在此次理事会后，欣然写道：“拈峰为笔云作笺，更续衡岳大诗篇。”既是美好展望，亦是对吾辈的鞭策。愿携手同行，上下求索，不负先贤。

抬头望窗外，板栗林低凉风习。

在小区门口的拐角处，偶尔会看见一位打爆米花的老爷爷。

老爷爷跟前，盆、桶、篓、筛、罐一应俱全。打爆米花的设备很古老，也很陈旧，有一种岁月的痕迹。炉火烧得很旺，老爷子一边掂着通体黝黑的罐，一边吆喝“打爆米花哟……打爆米花……”

然而，看得人少，买的人也少。我虽然经常路过，却从来没有买过。做法还是传统的做法，原料也还是以前的那些原料，但想必味道不再是儿时吃过的味道了吧。

远远望着通红的炉火，盛着爆米花清香的童年记忆一下子在眼前鲜活起来。

儿时打爆米花的是邻村的一位老爷爷。据说年轻的时候当过兵，右腿上还挨过一枪，从那以后便落下了残疾。老爷子孑然一身，无儿无女。后来，不知从哪里捡到一个小女孩，从此后爷孙俩相依为命。

秋天过后，每逢假日，老爷子便带着孙女，蹬着一辆旧三轮在各村组之间穿梭。别看孙女小，却非常懂事，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帮手。趁着放假，老爷子凭着自己的手艺赚些钱来贴补家用，或者过年时能为孙女买上一件新衣裳，亦或者是为孙女赚取来年的学费吧。

“打爆米花哟……打爆米花……”

只要那洪亮的吆喝声响起，我的耳朵也似乎跟着这声音唱和起来。那种声音，犹如天籁。那时候物质匮乏，小孩子们能得到的零食很少。听到这种声音，也就意味着又可以美美地吃上一段时间了，但更重要的是等待爆米出炉的那份欣喜。

我拿起搪瓷杯，掀开米缸，舀了满满一杯米，又从文具盒的最底层拿出平常节省下来的几角钱零钱，飞奔似地向外面跑去。

尽管我跑得飞快，但我前面还是排满了很多小伙伴。大家围在老爷子的炉火边，七嘴八舌，脸上满是兴奋。当然，围在一旁的大多是我这样对爆米花情有独钟的小孩。

老爷子端坐在小马凳上，他的小孙女则是在一旁往炉火中加些木柴柴火。老爷子一只手不停地拉着风箱，一只手缓缓摇动着环状的手柄，一边说：“别急啊，孩子们，一个个来，很快就有得吃了……”。

慢悠悠旋转的手柄发出的吱嘎声，像把我带入小时的列车之中。等锅里的气压一到，小女孩赶紧把装米花的布袋架好。

“孩子们，快躲开，要炸了……”

老爷子把米花罐搬过去，将罐倾斜，并用脚踩着，对准竹蔑“打前锋”的大布袋，再用一根钢管把罐子上的顶盖用力一撬，“砰……”猛地一声巨响，把宁静的乡村炸得山欢水笑。米粒在葫芦形黝黑的罐中，如潮水似地涌向一个拖着长长尾巴的布袋子里。久久等待的孩子们一哄而上，把炸飞的米花粒连土带渣地聚拢。

第一锅出来的爆米花，往往是老爷子自己带的米，加了糖的，免费给大家品尝。许是孩子们熟知了老爷子的规矩，纷纷把手中装满米的搪瓷杯放在一旁的三轮车上，有些灵泛的孩子则是帮着老爷子端着簸箕，好让带着一点金黄的的爆米花能够顺当地倾倒出来。

一簸箕的爆米花，就这样被众人你一捧我一捧很快吃得干干净净。

看着孩子们开开心心地吃完第一锅，老爷子便叫大伙排好队，自己一跛一拐地忙着去往罐中加米加糖，封好顶盖，又开始不停地拉起了风箱，缓缓地摇起了手柄……

童年的记忆如斑驳的旧屋，锁住了过往。而那些与爆米花一样忘不掉的故事，却如青苔铜绿生长在旧日的门扉上经年泛青。

想想如今的孩子们可供选择的零食琳琅满目，但恐怕没有几家孩子还能享受到这种食品。进城后，见到现代机器制作的爆米花，里面加上了奶油等高级佐料，但失去了岁月中的味道，吃了两次却再也找不到曾经的感觉。

老爷子已经不在在了，曾经的那个小女孩应该也已经长发齐腰。乡村里估计也很难再看的这样打爆米花的了，老爷子的手艺恐怕也失传了吧。城市里失去昔日味道的爆米花，很难再温暖我经年的孤独。这也是我虽然看到小区门口依然传统手法打爆米花时，却再也不敢去尝的原因。

我知道对逝者再如何思念都是无济于事，而这思念甚至是一丝夹杂着针刺般疼痛的自我苛责。在世之时，若未能至孝，那越深的怀想也就是越深切的惩罚，有生之年，永难偿债。如果真如故乡传说：“世间老了人，天上多颗星”，那每当星空浩瀚，我就会觉得外公外婆、父亲母亲慈爱温柔地在天上看着我。而这时适合让眼眶湿润，任怀念的心绪远远飘去，飘向辽远无尽的星空。

我仰望星空，如若间或有一滴冰冰的雨点落到额头、脸上，就会有人说这是“星子陨落”，无香无臭的，现在才明白应该是夜露凝结所至；倘遇着流星划过天际，那就会是一个不小的兴奋点。孩子们会欢呼雀跃，更要在大人的引导之下双手合十，闭上眼睛许下心愿。只是现在那些许过的愿早已星云消散了。